

跟着春风去野餐

“春天就应该在书包里装满好吃的,和好朋友一起去野餐。”闲来无事的时候,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句子,深以为然。

春天到了,在书包里装满吃的东西,背着它们去某一个地方,看风景,也看那儿的人。想来,每个人的记忆里必然留存着一段这样的经历,即使很多年过去了,仍旧挥之不去。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的学生时代,一缕春风、一个背包、一袋食物、一次野餐,将相隔千里、遥距数年的小学和大學全都串联了起来。

学生时代,尤其是小学时候,到了春天和秋天,学校里都会组织春游和秋游。这几乎是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。习惯使然,每年三月的风刚刚吹过,学生们就已经开始期盼了,期盼着去哪儿玩,去哪儿放飞心灵,与春天的风景紧紧相拥。

如果是远游,爸爸妈妈定会于前一天晚上在我们的书包里塞满各种食物,面包、饼干、矿泉水……他们唯恐我们饿肚子,一直要塞到书

包里再也放不下别的东西才罢手,临出门时,又悄悄地往我们的口袋里塞一点零花钱,嘱咐我们别乱花,但也别委屈了自己。那时的孩子不似现在的娇气,住得差一点,吃得差一点,完全不当一回事,甚至连出发前老师要求回来之后交一篇游记的通知也没当一回事,多数是事后东拼西凑赶出来的。

与远游相比,农村里的孩子更喜欢在近处转悠。春天有万紫千红,百花齐放,也有草木虫鱼、飞禽走兽,这些是城市里的人所看不到的,也是在其他季节里难得看到的。而比这所有的一切加起来还让人憧憬的是野炊。

野炊通常是在周末。选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,由几个老师带队压阵,学生们排成长龙,背着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,翻过一座座山头,去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支起灶台,煮饭来吃。或者二三人一组,或者三五人一组,各自分工明确,洗菜的洗菜,捡柴的捡柴,帮不上忙又有英

雄梦的男孩子将竹子削尖了,做成叉子,去河里叉鱼,去溪坑里捉野生鳖。

玩够,闹够,差不多也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。揭开锅盖,拎起饭勺,盛好了饭,就着自己做的菜、自己烧的汤,有滋有味地吃着。待到肚子吃饱了,炊具洗净了,一堆人围坐在一起,且歌且舞,玩起了游戏,有讲故事的,也有朗诵诗文的,学生、老师,在此时都已没有界限。真的,这样的时光,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。

逢着学校里不组织野炊的年份,几个要好的朋友就会互相约着,自行去野餐。因为小,翻山越岭是一种煎熬。但是因为喜欢,路远不重要,煮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吃也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春天里曾经有过这场约会,足以在余生里慢慢回味——世界那么大,春风那么暖,身边的人那么好看,野炊那么好呀。

如今,曾经的小孩都已经变成了大人,但是野炊的魅力丝毫未减,这件事情还是适合在春

天来做,还是最能拉近与朋友、与孩子、与老人之间的距离。即便不是暮春,也可以“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”,组个团,跟着春风去野餐。

现在的年轻人平时工作学习都很忙,难得有机会出来放松身心,更不消说时常与大自然进行零距离接触了。如今,因着春天的关系,终于走到室外来了,那就要尽情地玩,尽情地笑,尽情地看山看水,尽情地看春天拥抱。春天里,天是那么蓝,云是那么白,花儿那么艳,举目所见,有种看视频、看图片根本无法捕捉和理解的灵动,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何曾见过这样的画面?

景色入眼,人也成了春天的一部分,与草木是同伴,与虫鱼亦是同伴。春风袅袅,引得河边的樱花、路旁的玉兰纷纷探出了脑袋,它们又吸引着抬头天花板、低头水泥地的都市人:将手中的琐事杂事,将脑中的烦愁忧虑通通抛开,去春风里走一走。

■ 潘玉毅

第一只宠物

■ 林瑜

“嘿,你小子,别跑啊,我看到你好几次了,天天来我家搞桑葚……”放假回家,刚走近村子,就听到村口的大爷冲着跑远的小孩喊道。

我跟弟弟相视一笑,走上前去:“叔,现在哪儿有桑葚可以搞啊?又有小孩来搞您的桑叶啦?”

“回来啦孩子……是啊,跟你们当年一样,给蚕宝宝准备吃的呢,哈哈……”

听着大爷爽朗的笑声,思绪突然被拉回了小时候。

大约是五六岁时的春天,那时突然流行养蚕宝宝,表哥来我家做客,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蚕宝宝吃东西多么可爱,于是,软磨硬泡之下,我和弟弟也养起了蚕。

刚开始,看着黑黑的一条条的小蚕宝宝,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下手。在看了其他小朋友的失败经历和妈妈收集的养蚕的注意事项之后,我的宠物生长得十分顺利。

每天,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掀开纸箱的盖子,看看蚕宝宝还在不在,起床后,趁着太阳刚刚出来,还不毒辣的时候,我和弟弟就去给小宠物准备食物。村口有一棵长势很好的桑树,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饭,就跑去陪村口大爷聊天,好给弟弟留时间摘桑叶。回到家,我们把桑叶洗了又洗,然后放在纸巾上,再叠上一张纸巾,吸干桑叶上的水珠后,才小心翼翼地将纸箱子里的“残渣”和粪便清理掉,重新铺上新鲜的桑叶。慢慢地,蚕宝宝变得白白胖胖的,每天除了吃饭睡觉,我和弟弟就总趴在纸箱边上,看着蚕宝宝“吭哧吭哧”啃着桑叶,感觉在他们嘴里,桑叶就像饼干一样脆脆的。

突然有一天,蚕宝宝不吃东西了,窝在纸箱角落一动不动。我吓坏了,忙叫妈妈来看。妈妈急忙跑过来,看完之后笑着说:“别担心,蚕宝宝这是要结茧了,我们不要打扰它们哦!”

几天后,箱子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蚕茧,我伸手要去拿,妈妈制止了我,说那样会打扰它们结茧。接下来的几天,我和弟弟做什么事都轻手轻脚,说话也轻声细语的,还不让爸妈大声说话。直到蚕茧破开,脱落,蚕宝宝变成了一个蚕蛹。看着黑不溜秋的蚕蛹,我皱了皱眉头,并不感兴趣,转头看向那些被蚕宝宝“遗弃”的蚕茧。

“妈,这些茧就是不要的吗?好浪费啊!”我指着箱子里的蚕茧问道。

“当然不是啊,这些蚕茧可大有用处,你知道吗?我们盖的蚕丝被就是蚕茧拉成丝做成的。”听了妈妈的话,我拿起纸箱里一颗蚕茧,灯光透过蚕丝,显得晶莹剔透,真是想不到,一颗小小的蚕茧竟有这么大的用处。

后来,我学到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,才渐渐明白,蚕宝宝吐丝结茧,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吐丝,所以春蚕才被人拿来比喻无私奉献的人,比如老师。没想到,20多年过去了,蚕宝宝还是很多小孩的第一只宠物,还有人会偷偷摘桑叶喂宠物。

油菜花

■ 袁帅

由冷寂到热烈,似乎只在一念之间都奇迹般出脱成一枝花,芬芳像轻音乐

一样飘散。手牵手编织锦绣,青春的汪洋比想象更广阔,直至淹没他山之石这些大雪的叛逆者,以叶为翅膀飞越时光终于在沉默中爆发,如火如荼烧制出一个让万物惊喜不已的春天这些潮流的引领者,在万水千山边歌边赋谁又不光彩一把,灿烂一把,逍遥一把呢曾经的阴郁已远去,用如今的明媚拥抱光秃,拥抱人间,掀风起浪掀起一年大气磅礴的开幕式,把蜜蜂吸引进去,献一个时长最长的节目

我想栽棵树

■ 章铜胜

春天时,我想栽棵树。那棵树栽在哪儿呢?栽在适宜那棵树生长的地方,也栽在我喜欢的某个地方。

在村子的老井旁,我想栽一棵桃树。春天时,桃花夭夭。在我眼里,桃花既可以是妖艳热闹的,又可以是低调安静的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桃花的认知有这样大的反差,或者只是不同的侧面,不同的角度吧,又或者只是从一首诗、一篇文章中读来的不同理解吧。世上的事大抵如此,同一件事,不同的人,在不同的境况下,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。井栏边的一株桃树,也许符合我对一棵桃树的某些理解和想法,它有世俗的热闹,也有逃离烟火的安静,在春风里兀自美好。

在后院里,我想栽一棵柿树。柿树会一天天长高,长到齐及屋檐,日后也会高出屋脊,那是需要很多年的。住在一座房子里,看着自己栽的一棵柿树慢慢地长高,仿佛自己也在跟着一棵柿树长大,那些慢慢长大的时光里,有柿子红透的甜,也有柿子青绿的苦涩。一个人,能住在一座房子里很多年,陪着自己栽的一棵树,陪着家人一起慢慢变老,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老家村东的河边,有一棵老乌桕树。第一次远离家乡,回来时,在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,老远就看见村东的那棵乌桕树了,它是村庄的一个标志。我喜欢看秋天乌桕树上的红叶和冬天一棵树繁星般的乌桕籽。我想在离老乌桕树不远的地方,再栽一棵乌桕树,很多年以后,原来的那棵乌桕树更老了,我栽的那棵乌桕树,也和现在这棵乌桕树一样高大了。在远远的地方,就能看见村东河边的两棵乌桕树。我为自己栽下的一棵乌桕树,也是我为这个村庄,为自己栽下的一个梦、一种想象。春天,是筑梦的季节,也是可以任想象驰骋的季节。

我家所在县城的东南,旧时有一座山,山上有一棵松树,一株五本,山因之名。李白曾写下过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,小时候读这首诗,就特别喜欢,望着远远的那座山。历经千余年,虽山形犹在,但一株五本的松树,早已不知所踪。这个春天,我想在那座山中再栽下一棵一株五本的松树,用竹篱将其围拢起来,围成一方空地。希望小城里的每个人,能和我一起,对这棵松树呵护有加,希望有朝一日,它能长成李白曾见过的那棵老松,也能引来后来者的一分诗情诗意。

我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,多栽几棵树,一棵枣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玉兰树、一棵海棠树、一棵枇杷树、一棵桂花树等等。还是怕自己家的院子不够大,栽不下那么多自己想栽的树。很多人都和我一样,在每年春天都想栽下一棵树。这么多年了,我栽树最多的年纪,却是在少年时。学校里组织绿化荒山的劳动,冬天,在满是鹅卵石的山下,挖好树坑,春天时,再在树坑里栽下马尾松树苗,一年要栽好几棵。有一年,我路过那个地方,看见松树已经长得很高,密密的松林,再也难觅旧时荒山的模样。多年前栽下的一棵树,在不久的将来,也会给自己一个惊喜。

每年春天,我都想栽下一棵树。栽下一棵自己喜欢的树,栽下一棵寄托着我的某个梦想,或是和我一起成长的树。



新叶生故枝 肖明摄

春游

■ 曹春雷

闲翻《论语》,读到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

很美的画面啊,简直就是一幕小短剧,一群人着薄衫,阅春光,行走在野草鲜花簇拥的陌上,唱着歌儿缓缓归家。这么美的春光,怎舍得快走呢,左看看,尽可能多地收进眼里,放在心底,于是,脚步不由自主就慢了下来。

在春日,若不春游,会辜负了春光。小时读书,坐在村小的教室里上课,眼睛却时不时投向窗外,柳条儿刚刚吐露出嫩黄的细芽来,摇曳在春风里,似乎在邀我:来啊,到窗外来欣赏春光吧。鸟儿站在柳树上,一个劲叫着,十分婉转,似乎也是在喊我:是啊,来吧,到春风里来,到太阳底下来。于是,我的心就雀跃了。

好在,老师们知道孩子们的心在春天里是御风飞翔的风筝,于是经常会组织春游。虽然游的地方不过是村南的那座小山,但足以让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高兴极了。一路浩浩,我们的叽叽喳喳声堪比一大群聒噪的麻雀。

大自然在春天里给孩子们的知识,比在自然课的书本上要更多,而且教授方式要生动多了。相信没有哪个孩子会拒绝这样的课程。这么些年过去,人至中年的我已经淡忘了许多往事,但那些春游的细节却如在眼前。对大自然、对春天的热爱,就是对人世、对人生的热爱啊。

春游归来,要写作文的。记得有一次,我的作文中有这么一句:“从山上望去,山下那条路两边的树就像两条绿色的长龙。”老师在这句的下面,画了长长的波浪线,并在语文课上朗读给大家听。我害羞地听着,却觉得窗外的鸟声分外动听。

如今,蜗居远离家乡的小城,春日里得闲,也会约二三好友,去郊外春游。把心清空,只容纳春风和阳光,此刻,我不再是城市高楼间忙碌奔波如蚂蚁的我,我只是山岭上一棵草、一朵花、一只昆虫,或者是天上的一只飞鸟。

当我回归城市时,我已经拥春天入怀,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内心的明媚了。

春色撩人

■ 米丽宏

三月,大地开始洒出色彩。每天上班时,骑车走在路上,眼睛总要四处望望,每一望都有惊喜。一树又一树花开,打亮了眼睛。若只用姹紫嫣红去评价,多么单薄。它们的色彩比任何词汇都丰富,姿态比任何修辞都灵动。

然而,今春我的工作忙起来了,没有专门的时间跑去看花。我就在院子里,在路边,在偶尔从书本教案里抬头时,去看花。三月处处花开,随便瞄一眼,就有花闯入眼里。

路上,看完一树,一树又迎上来。树跟树不同,花跟花也不同。即便一样的品种,也是你有你的姿势,我有我的仪态。就像一个人的魅力,各人的就是各人的,你尽力掩饰它也在,你想抢也抢不走。

想开红的,就一树嫣红,红得掉火星;想开白的,就一树洁白,白得覆了雪。想开黄的,就一树绒黄,有温度、毛茸茸的黄,色似金子,可比金子温暖有韵味。

迎春最先照亮了我的眼,她们像纤细的女子着明黄衣,一出场,就劝退了北风。北风悻悻地埋怨她们提前入场,而自己的戏份还没演足呢!迎春不管,携手连翘,透露着温柔中的坚定。是的,她们外表琐碎温柔,可是内心强大,有章有法。

玉兰穿着礼裙隆重出场,春风的舞台上,矜持有光。玉兰是兰吗?它可不喜欢那种幽人的情怀。她是热闹的,有威仪感的;裙摆“嘭”地打开,纤手优雅伸出去,给春天接住。花的使命就是开放、开放、开放,她怎么舍得浪费好年华?

碧桃在没有叶子围绕的枝上,红得实实在在,又健康又老实,像老电影里经常下田的庄户闺女,穿了大红褂子,喜气洋洋坐在那儿。

桃花,总像一个幻象。春风加上她,便是全然的自由世界。她也许不知,人们替她造出了多少臆想:简静、妖冶、热闹、忧伤、宜室宜家……随你吧,她引导你看回你自己,你心中的谜,倒被她道破,一语透露天机。

梨花着月,是泉水般的孩子的眼;杏花临水,是清美的隐士;梧桐花,是盛红酒的高脚酒杯……

那天外出,我在路边等车,眼睛却不忘左右寻花。路边绿化带的林子里,闪出一片幽紫的身影。嘿!我猜是苜蓿吧,一群细胳膊细腿儿的小姑娘,个个都撑着一把小紫伞,摇曳在新生的柳荫里。那一抹紫,似藏在心底里最疼的那束弦儿!看看也疼,不看也疼,我陷在幽幽的疼里,不能释怀。同在路旁候车的一个半大小伙子,竟也俯身去嗅一朵小紫花儿。看来,花对人的感召,是不分性别的。

不知道,花儿那种深沉与安静、绚丽与喧哗,我们能不能接收得到。

这个季节,我的心情太矛盾,盼花开,又怕花开。春花匆匆,怕它们开不久就会萎谢、颓败。盼的时候,是欢喜的;等开了,又惴惴的。我知道,时间一到,花朵毅然辞枝,担心也是白担心。哪一朵花,能被挽留住呢?

花开时刻,就好好珍惜吧。我恨不能生出千手千眼来,看它们入心、揽它们入怀;可是又不敢细看,好像多看一眼,花朵就要落去一瓣,美丽就要早走一分。我的矛盾心情,就又添了一层。

这般欣欣地、惴惴地,风一程,雨一程,花一程,直到花开全部隐入浓浓的绿。心终于扑啦啦一下,鸽子一样放飞……